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九十四期
2020年11月　　頁121~147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2011_(94).04

劉慈欣《三體》中的後人類擲骰論*

鄭　如　玉**

摘　要

本文將以劉慈欣的《三體》三部曲為例，透過將其放在哲學（德勒茲理論）的背景中探討，探問當人類進入宇宙災難的極端情境時，他們是否僅是技術的副產品？在回應陌生的三體文明之後，人類的自我與世界被迫開啟，舊世界的既定邏輯被打破。這些被迫走出封閉、進入太空的人類是否具備新的能動性？筆者將探討德勒茲如何轉用萊布尼茲單子論以及尼采的擲骰子比喻，用來分析《三體》中後人類如何因應末世的絕境，轉化為潛能與能動性。當羅輯與程心的行為逸離人類舊有的倫理觀，這樣的現象是否代表著雖然在第一次擲骰後，人類滅絕的命運似乎已經底定，然而，之後每一次擲骰後玩家的回應卻仍能擾動潛態的世界，形成某種蝴蝶效應。本文亦將討論個體是否能進入前個體化的潛態狀態以及形成與萬物的應接關係之可能性。

關鍵詞：劉慈欣　《三體》　德勒茲　單子論　擲骰子

2019.09.19 收稿，2020.07.07 通過刊登。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劉慈欣《三體》中的後人類擲骰論」（MOST 107-2410-H-035-049-）之研究成果，感謝審查人的建議與科技部的經費挹注。感謝本刊審查人與理論談話會的夥伴們對本文的修改意見，使本文更臻完善。
** 逢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Email: catherine661012@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本文將探討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三部曲中人類如何面對絕境，求取生存。[1]劉慈欣曾經連續八年獲得中國科幻銀河獎，而他於 2006 年 5 月至 12 月在《科幻世界》雜誌上連載的《三體》系列之第一部《三體》於 2015 年獲得科幻小說最高榮譽——被譽為「科幻界諾貝爾獎」的雨果獎。嚴鋒稱讚劉慈欣的小說功力：「在讀過劉慈欣幾乎所有作品以後，我毫不懷疑，這個人單槍匹馬，把中國科幻文學提升到了世界級的水平」。[2]其實，同時期尚有許多傑出的科幻作家，諸如：王晉康、韓松、星河、潘海天、何夕等，連同劉慈欣共同打造出科幻的新境界，可稱之為「新浪潮」（new wave）。劉慈欣的作品刻劃出完整的世界／宇宙觀，深受讀者青睞，使他迅速成為科幻界的大師。重要作品包含：《球狀閃電》、《鄉村教師》、《流浪地球》、《中國太陽》、《微紀元》、《贍養上帝》、《贍養人類》、《三體》、《三體Ⅱ：黑暗森林》以及《三體Ⅲ：死神永生》，這些作品形塑出一個個與現實世界對話的另類世界。

宋明煒指出，劉慈欣「將 1980 年代知識精英的理想和困頓，重現於『另類歷史』的構想之中。小說有著自覺的『問題意識』，切入現實的角度尖銳而準確，同時也有意製造出批判的距離，將對現實的反思融入到對於一個異世界的總體性構想之中」。[3]曾軍指出在劉慈欣所描繪出的《三體》異世界裡有四種時間：個體生命時間、地球運行周期、三體世界的時間與宇宙時間。隨著時間尺度的改變，人類能不被限縮在太陽系，遠離太陽系讓人的思維完全改變，進入後人類的未來。例如，時間完全消逝的微型小宇宙讓程心能達到近乎永生的狀態，並得以反思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做出最後的決斷，歸還小宇宙。[4]技術的演化推進時間向度的加速與改變並徹底重構人與宇宙的關係。宋明煒認為劉慈欣的小

1 原名《地球往事》三部曲。劉慈欣，《三體》（重慶：重慶出版社，2012）；《三體Ⅱ：黑暗森林》（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三體Ⅲ：死神永生》（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

2 嚴鋒，〈光榮與夢想〉，劉慈欣，《流浪地球：劉慈欣獲獎作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頁 3。

3 宋明煒，〈彈星者與面壁者——劉慈欣的科幻世界〉，《上海文化》第 3 期（2011 年 5 月），頁 19。

4 曾軍，〈《三體》的「Singularities」或科幻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邏輯〉，《文藝理論研究》第 1 期（2016 年 1 月），頁 84-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為「思想層面的烏托邦／惡托邦的變奏注入活力」。[5]雖然劉慈欣的《三體》三部曲被比擬為以撒・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他拒絕將劉慈欣歸類為黃金時代的科幻小說家，他提出，「首先，劉慈欣的科幻想像已經明顯超越了通常以冒險和征服為目的的太空漫遊的敘述模式；其次，劉慈欣的寫作風格既有崇高的面向，也有詭奇的方面，在宇宙宏大的背景上指向數位化的後人類未來」。[6]筆者想進一步探問在後人類的未來中，人類如何面臨絕境的試煉。

在〈科學作為一種世界文學的方法〉一文中，楊乃女則提到劉慈欣書寫《三體》的主要關懷為超越人性的後末日反烏托邦情境，更是一種從人到非人，超越人類的寫實主義。[7]她指出劉慈欣小說去人類中心與去地球中心的故事傾向，當人類進入外太空後，將在身體發展與倫理議題上受到極大挑戰，從後人類的狀態演變到非人類的狀態。文末，她更指出：「科幻小說提供了一種超越語言、文化和種族背景的可能方法來重新考慮這樣一個問題：當宇宙早已注定滅亡，人類該如何面對其命運」。[8]本文將以此問題為起點，探問人類如何面對威脅其存在的宇宙浩劫，在黑暗森林中求取生存，並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能動性與潛能；一方面是具有能動性的主體，而另一方面則進入潛態的、前個體的狀態。

《三體》系列刻劃從地球到銀河系的滅亡，最後一部曲更談到宇宙即將滅亡的場景。其中有幾個關鍵人物推動小說的進行，分別是程心、葉文潔與羅輯。程心與葉文潔、羅輯不同，她認為宇宙是一個愛的童話，她被尊稱為「聖母」，她所做的決斷都根基於愛；但諷刺的是，她卻屢次將人類推向滅亡。不過，愛也讓人類的火種得以持續燃燒，暗戀她的雲天明數次幫助她逃離死亡，最後更贈與她 647 小宇宙，讓她和關一帆在人類悉數滅絕後仍能存活達一千九百萬餘年之久。

5 宋明煒著，王振譯，〈1989 年以後：中國科幻新浪潮的烏托邦變奏〉，《中國現代文學》第 30 期（2016 年 12 月），頁 61。

6 宋明煒認為劉慈欣所構想出的後人類未來「既不是對烏托邦的簡單否定，也沒有陷入惡托邦的幻滅。」他的太空史詩已經超越人類的時空與思維尺度，進入一個現實與潛態交織生成的另類時空，一個後人類未來，「劉慈欣的文學想像超越現代文學感時憂國的癥結，也超越了對烏托邦／惡托邦的糾結。他直接表現宇宙的無限。他的太空史詩這樣描述宇宙，如第一個進入外太空四維空間的人物所說：『方寸之間，深不見底』」。同上註，頁 61、72，內文引文見頁 65。

7 Nai-nu Yang, “Science as an Approach to World Literature: Hard Science Fiction and Post-Apocalyptic Dystopia in Cixin Liu’s *Remembrance of Earth’s Past Trilogy*,” *Fiction and Drama* 27, no. 2 (2018): 10, 86.

8 Yang, “Science as an Approach,” 1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葉文潔則因為父親在文革中被鬥死、自身又遭背叛而對人類失望透頂，她的恨推動地球文明與三體文明的遭遇，也某種程度干預了宇宙的演化軌跡。她發現三體文明後，不顧三體文明監聽員的警告，執意召喚他們前來侵略地球，她則擔任「地球三體組織」之統帥。在一次因緣際會下，葉文潔傳授給羅輯關於宇宙社會學的公理。宇宙社會學有兩條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斷增長和擴張，但宇宙中物質總量保持不變。」葉文潔期盼羅輯能在兩條公理的基礎上推導出整個宇宙社會學的理論體系。想從這兩條公理推論出宇宙社會學的基本圖景，尚需配合兩個重要概念：「猜疑鏈」和「技術爆炸」。由於距離太過遙遠，宇宙間各文明無法透過有效溝通消解掉對彼此的猜疑，無從判斷對方是否懷有惡意，因此形成「猜疑鏈」。而後者則是因為弱小的文明遭受高等的文明侵略，其生存本能使之在短時間內爆發潛能，進步神速，此稱為「技術爆炸」。這幫助羅輯推導出這個宇宙的社會學與星際間的基礎博弈理論——「黑暗森林法則」。劉慈欣如此刻劃黑暗森林法則：

>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像幽靈般潛行於林間，輕輕撥開擋路的樹枝，竭力不讓腳步發出一點兒聲音，連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須小心，因為林中到處都有與他一樣潛行的獵人。如果他發現了別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獵人，不管是天使還是魔鬼……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開槍消滅之。在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獄，就是永恆的威脅，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將很快被消滅。這就是宇宙文明的圖景，這就是對費米悖論的解釋。[9]

在黑暗森林中，每一個個體都是在零道德黑暗森林中孤立的、相互防備的殺戮獵人，他們因距離與種種因素而無法有效溝通，各自駐守在其世界中，唯一自保的方式就是殺盡任何可能的威脅體，唯有藏好自己，做好清理，才能在黑暗森林中求得自保。

若以宇宙社會學的兩條公理與黑暗森林法則視之，宇宙似乎已由絕對規則命定其軌跡，人類只能隨著軌跡生存。另一方面，技術也似乎決定了人類的命運：三體文明派遣「智子」鎖死人類科技發展，使其無法突破。「智子」是一種高維度超級電腦，它能干涉地球的粒子加速器，鎖死地球的科學進步，人類的微觀物理體系就此被徹底摧毀掉。這顯然限制了人類觀看自我與宇宙的視角。

9 劉慈欣，《三體Ⅱ：黑暗森林》，頁 4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如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言，技術的演化代表了人類的進化，人與技術物相互依存。當技術被鎖死時，人類似乎難逃失能的命運，失去其能動性。斯蒂格勒甚至認為：「像機器一樣，工業化時代的人依賴於技術系統，並為之服務，而不是使之服務於自己。人是技術的『助手』、輔助者、幫手，甚至是技術作為系統的手段」。[10]斯蒂格勒認為：「工具作為一種增能輔助，其意義不應僅被視為是人類身體的延伸，而是它構成了『這個作為「人」的身體（this body *qua* "human")。』它不是人為了完成某些目的而使用的『方法』，而是目的本身」。[11]因此，人似乎成為技術系統的工具，而非使用工具的主體。究竟是人類掌控技術或是技術主導人類？楊乃女指出，「史帝格勒所提出的『內外依存生成』概念最重要的意涵是手的解放造就了人類，人類的歷史就是技術性的歷史，人從一開始就已經是後人類，究竟是技術主導人類或是人類創造技術這一類的問題都不是核心的問題，人與技術之間是反身性的問題。」[12]

《三體》中的人類面對三體文明更高端的技術，也必須在更高的層次求助於技術來因應求生。在與比自己高等的三體文明接觸、與技術物形成組裝時似乎更成為其自身技術的副產品，被限制而失去主動性，也失去倫理決定的自主性，彷彿只有技術的優劣才能完全決定地球的命運。然而，人類與技術間的關係其實更為複雜。雖然三體透過高維度超級電腦「智子」封鎖了人類技術進步的可能性，人類似乎仍能保有某種程度的能動性。

其實早在羅輯用引力波廣播系統威懾三體世界時，人類就似乎保有某種程度的能動性。當比地球先進許多的三體文明決定入侵地球後，人類面臨滅絕危機，啟動了面壁計畫，羅輯是被指派為第一代執劍人以挽救地球文明的四名「面壁者」之一。[13]羅輯之外的三名面壁者都是重量級人物，但一一被三體文明派遣來的「破壁人」擊敗，反而是其中最不被看好的「宇宙社會學」提倡者羅輯成為拯救者。[14]他受葉文潔影響而標舉「黑暗森林法則」，並利用暴露三體文明

10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4, 148.

11 蘇秋華，〈從日常生活到可程式性：以十九世紀魔術舞台探討斯蒂格勒理論之後人類潛能〉，《英美文學評論》第 18 期（2011 年 6 月），頁 45。

12 Yang, "Science as an Approach," 106.

13 當人類知曉三體人因為其透明思維而無法進行欺瞞後，開始制定面壁計畫，「面壁計畫的核心內容，是由經過各常任理事國選定和推舉的四位面壁者進行完全封閉的個人思考，制定並執行對抗三體世界入侵的戰略計畫，以避開智子對人類世界無所不在的監視，從而實現戰略的隱蔽性」。見劉慈欣，《三體 II：黑暗森林》，頁 309。

14 小說中其他三位「面壁者」分別為剛卸任的美國國防部長弗里德里克．泰勒、委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銀河系座標的威嚇手法阻止三體文明的入侵，拯救了地球的命運。另一個例子是在第三部曲《三體Ⅲ：死神永生》的結尾，守衛地球的執劍人程心被要求歸還微型小宇宙的質量，以重啟宇宙。這時她仍保有一定程度的能動性，能決定是否將小宇宙的質量歸還給大宇宙，使其回到田園時代的高維宇宙。

本文將以《三體》三部曲為例，透過將其放在哲學（德勒茲理論）的背景中探討，探問當人類進入宇宙災難的極端情境時，他們是否僅是技術的副產品？是否只能照宇宙的絕對規則行事？在回應陌生的三體文明之後，人類的自我與世界被迫開啟，舊世界的既定邏輯被打破。這些被迫走出封閉、進入太空的人類是否具備新的能動性？如果小說所顯現的事實為上岸的魚不再是魚，飛向太空的人不再是人，則我們可否再進一步，將這些進入太空的人類視為能超越人類道德、創立全新宇宙倫理的後人類？[15]例如：當面壁者、首任執劍人羅輯的行為逐漸逸離人類舊有的倫理觀，並導致一連串的歧異與改變，這樣的現象是否代表著雖然在第一次擲骰後，人類滅絕的命運似乎已經底定，宇宙本就會進入從大霹靂（Big Bang）到大崩墜（Big Crunch）的生生滅滅進程；然而，之後每一次擲骰後玩家的回應卻似乎能擾動潛態的世界，形成某種蝴蝶效應。例如，羅輯被三體世界影響，逸離了人類舊有的倫理觀；然而，他仍不是能創造新規則的優秀玩家，因為就某種程度而言，他仍然受限於美蘇冷戰思維的框架，儘管交戰雙方被提升到宇宙層級。

瑞拉現任總統曼努爾．雷迪亞茲與英國知名科學家比爾．希恩斯。羅輯說道：「面壁計畫的核心意義，就在於把人類真實的戰略意圖完全封裝在一個人的思維中，這是人類世界中智子唯一不能窺視的地方」。見劉慈欣，《三體Ⅱ：黑暗森林》，頁156。由於三體人的思想是透明的，不懂欺瞞與策略，所以人類任命四位「面壁者」將策略深埋於心，他們可以不需交代即動用所有武力與資源。不過，三體人也任命了三位「破壁人」破壞他們的計謀，其中最特殊的是三體世界懼怕羅輯，要他做自己的「破壁人」。

15 楊乃女與宋明煒都論及《三體》中這個吃人的倫理議題，指向後人類在太空中的倫理困境。見 Nai-nu Yang, “Science as an Approach,” 103-04；見宋明煒，王振譯〈1989年以後：中國科幻新浪潮的烏托邦變奏〉，《中國現代文學》第 30 期（2016 年 12 月），頁 70-71。在《三體Ⅲ：死神永生》中，尼爾．斯科特艦長在審判吃人違反倫理的法庭上的最後陳述：「我沒有太多可說的，只有一個警告：生命從海洋登上陸地是地球生物進化的一個里程碑，但那些上岸的魚再也不是魚了；同樣，真正進入太空的人，再也不是人了。所以，人們，當你們打算飛向外太空再也不回頭時，請千萬慎重，需付出的代價比你們想像的要大得多」。見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頁 1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反倒是屢次讓人類失望的程心，似乎在最後決定歸還所有物質，只留下生態球時，具備了捐棄自我，讓不可共容的元素進入其宇宙的特質。因此，雖然在銀河系的人類滅亡了，然而，某種意義上，擲骰後，具備新的宇宙倫理觀的後人類存活下來了。他們因應全新的宇宙觀，發揮其潛能與能動性，而非僅只是宇宙中無足輕重的棋子。[16]而在討論人類（程心）具備能動性的可能性後，本文亦將討論作為個體的她是否能進入前個體化的潛態狀態以及形成與萬物的應接關係之可能性。[17]

曾軍仔細爬梳小說如何呈現從個體到社會到大宇宙的發展與相互關係，認為這是一個個體遵循社會與大宇宙需求，最後歸還小宇宙質量，放棄個體與其所屬文明以成全大宇宙的過程。[18]然而，在《三體Ⅲ：死神永生》的結尾，程心決定不歸還微型平行宇宙的所有質量，仍保有一個小生態球，其決定是否會改變宇宙的軌跡？宇宙是否會無法坍塌再生？是否會反向無限擴展，最後歸於

16 本文雖處理主體的能動性，但另一方面，也處理主體如何捐棄自我，進入與萬物的應接關係的過程。

17 廖朝陽指出，巴拉德的「『應接性』表示世界在動態生成中呈現『內造行動』（intra-activity）的方向感，在物質當中透過『界限、性質與意義』來標示差異，但不是為差異而差異而是要在差異當中尋求連結與承擔」。萬物具有其個體的差異，卻也能進入與他者的共構之流中，形成連結與創生。更重要的是，他指出，「『內造行動』就是物與物之間不是只有『互動』關係，而是離不開更大的現象整體，所以單一對象的行動也只能在現象整體的計量裝置中『內造』：裝置的『觀察動因』改變，對象的各種變項也會跟著變」。見廖朝陽，〈《你的名字》：雲端因果與內造行動〉，《臺灣人文學社通訊》第 9 期（2017 年 7 月），頁 6。若套用德勒茲所沿用的柏格森的綿延之流的概念來解釋此「內造行動」，那麼，每一個流的注入整體綿延之流都或多或少影響了流的走向與波動，而流與流之間或物與物之間則能進入「內造行動的多面向應接」，在《三體Ⅲ：死神永生》中，小生態球中小太陽、水球、小魚、綠藻、露珠與草葉間似乎能形成一種多面向應接關係。不只是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巴拉德更進一步提到物質的形構過程。她說，「所有身體——不只是人類身體——透過世界的重複內造行動（應接性）生成物質」。見 Karen Barad,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Matter Comes to Matter,”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8, no. 3 (2003): 823. 並非主體觀察與再現物質，而是主客體都進入這樣的內造行動中，不斷共構形成物質，從主客體的二元對立，轉為萬物間的內造或組裝關係；正如德勒茲／柏格森所提出的綿延之流間的相互纏繞與生成。

18 曾軍，〈《三體》的「Singularities」或科幻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邏輯〉，《文藝理論研究》第 1 期（2016 年 1 月），頁 90-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死寂？這些問題顯示出後人類仍然保有一定程度的能動性，並非全然只能被犧牲。

人類究竟是注定只能被其先天缺陷所限制，無法應付宇宙浩劫，抑或正如小說中的警察史強所言，即使是蟲子也是能驚天動地的蟲群？若從後者的角度觀之，人類似乎不再只是技術或情境的副產品而已，而是在極端災難的情境下也能學會改變生存模式的後人類。小說中羅輯威嚇三體文明的行為替人類爭取到一段時間，他建立了引力波威懾系統，若三體人試圖入侵地球，他將透過引力波對宇宙廣播三體世界之座標，屆時，兩個世界都將被其它文明毀滅，這是一個玉石俱焚的恫嚇計畫。而程心對人類的愛以及雲天明對程心的愛也為人類爭取到文明存續的機會，例如：雲天明透過三個童話故事偷偷傳授給人類三體文明技術，揭示了人類生存之道——光速飛船（曲率驅動飛船）與黑域計畫。[19]程心的星環公司接著製造光速飛船。因此，當歌者文明丟出二向箔將整個銀河系宇宙二維化時，程心與艾 AA 才得以乘坐光速飛船逃離。也因為雲天明所贈與的 647 小宇宙，人類（程心與關一帆）才得以在其中延續物種，跨越一千九百多萬年的時間尺度直到末日。

在宇宙的末日，歸零者要求所有物種歸還小宇宙的質量，符合質量不變的宇宙定律，讓宇宙得以重啟。從整個宇宙的角度衡量，宇宙必須遵循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哲學裡的數學決定論，服膺一種無主體思維，因為他假定尚有一個祖態般的、無人的歷史時間尺度存在於人類認知之外，是超越人類經驗科學的、缺乏本身給定性的世界。[20]但另一方面，羅輯與程心等人面對絕境所做出的決定卻似乎顛覆或至少擾動了生存、擴張但質量不變的宇宙定律。羅輯違背了人類求取生存的大原則，竟選擇若三體文明不妥協就同歸於盡，不過他仍受限於人類的冷戰思維；而程心最後不歸還全部質量的決定似乎擾動宇宙坍塌並重啟的定律。這代表人類正在演化成非人／後人類：逸離原來的和諧世界，或就某種程度來說跨騎在不同的世界 （人類世界、三體世界與宇宙），打開封閉狀態，並接受永恆回歸的擲骰結果，從中創造新的規則，成為優秀的玩家，啟動一種全新的宇宙倫理觀。

擲骰子是尼采提及的比喻，德勒茲加以引申，用以代表一種創生（worlding）的力量：行動者不再追隨世間道德的獨斷思想影像（dogmatic image of thought），

19 光速飛船係指透過改變時空本身來驅動飛船。黑域計畫則意指降低真空中的光速，使得太空船飛不出銀河系，此形成一種宇宙安全聲明。

20 Quentin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 trans. Ray Brassier (London: Continuum, 2008), 5-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是能啟動內在差異、釋放離散序列（diverging series）的潛在力量。本文將以《三體》為例，檢視德勒茲如何轉用萊布尼茲單子論以及尼采的擲骰子比喻，用以探討後人類如何因應末世的絕境，將其轉化為潛能與能動性，並形成與萬物的應接關係。這個讀法讓我們能看到一種雖面臨末日絕境，卻能成立新宇宙倫理觀的希望。雖然宇宙終歸陷入黑暗森林的遊戲規則，然而，回到田園時代的高維宇宙是可能的，這是一種具有差異的永恆回歸，彈星者／面壁者、理想／現實、愛／理性其實共存著。

二、萊布尼茲單子論

德勒茲於《皺褶》一書中勾勒出單子（相當於一般所謂的「主體」）與世界的關係。按德勒茲的解釋，萊布尼茲認為「世界本身就是一個事件，是無形體的（＝潛態）述語，是每一個主語必須納入的東西，主語以它為基礎，從中找到能配合本身觀點的樣態」。[21]在事件的定位下，世界與單子的並置並非一個靜態的描述；相反地，其相互表述，使個體（主語）進入時間，將虛擬的潛態現實化，形成一系列事件。德勒茲描述前個體（無人稱）特異點如何進入單子，形成其基礎，這些特異點都連結到超出個體界限的特異點序列，並與其他序列形成離散／聚合關係，共構出一個虛擬網絡。

德勒茲也修正萊布尼茲封閉式的前定和諧（pre-established harmony）宇宙論，轉而強調離散序列的重要。他指出：「當一個單子與不共容（incompossible）單子的離散序列同調時……我們可以說這個單子跨騎著幾個世界，彷彿被一隻鉗子撐住，維持著半開狀態」。[22]這時，單子的世界受離散序列衝擊，會接受其他不共容世界的影響，共同向前演化；亦即，不共容因素的干預使特異點序列的移動產生歧異點（divergences of singularities），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平行世界。德勒茲舉例說明了特異點、單子與世界的相互關係。他指出上帝創造世界時，首先有三個元素（特異點）：亞當成為第一個人類、亞當住在樂園裡、亞當之妻由其肋骨造出。這三個特異點屬於同一個可共容（compossible）世界。此刻，若再加入兩個特異點：亞當犯罪、亞當拒絕犯罪，則原先的三個特異點所構成的序列即開始產生歧異，因為亞當未犯罪所構成的世界與現實世界中的其他元素並不共容。[23]若我們謹守萊布尼茲所說的，由上帝嚴選最佳單一世界的「遊

21 Gilles Deleuze,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trans. Tom Conle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60-61.

22 Deleuze, *Fold*, 157.

23 Deleuze, 68-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戲規則」,[24]則我們將被困於封閉式的前定和諧宇宙裡。德勒茲修正了這個原則，讓不共容世界的特異點元素得以進入可共容世界，形成可能與外界產生交流的開口。以下，本文將以《三體》系列為例，說明德勒茲的單子論如何使人類得以逸離本世界，以及不可共容的世界是如何形成與作用。

章北海的星艦文明是一個逸離地球文明、產生出不同的平行世界之例。章北海是自然選擇號星艦的執行艦長，為了人類的生存，他洞察先機，決定抗命脫離地球艦隊，最後，自然選擇號成為水滴恐怖攻擊下的倖存者之一。太空中相互猜疑的恐怖狀態可以從自然選擇號和藍色空間號等軍艦自相殘殺的景況看出端倪。原本可以透過溝通來解決猜疑，然而，由於距離遙遠或缺乏溝通機會，無法達成有效的溝通，所以人類只能按黑暗森林的規則行事，凡見到陌生者，先下手為強，因為浩瀚無垠的「太空使我們成為新人類……新的文明在誕生，新的道德也在形成」。[25]正如自然選擇號艦長東方延緒所述，在這種人類從未面臨過的極端環境下，人類的精神將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人將變成……非人。」當藍色空間號為求生存，殺光其它太空戰艦後，他們成為新伊甸園中唯一倖存的黑暗新人類。[26]這樣的逸離是人類文明從未想像與面對過的。正如楊乃女分析以上情節時所指出的，在後人類情境，改變的不僅是人類身體，更是隨之而調整的倫理基礎。[27]

離開地球的太空星艦隊員為了生存而吃人，此已超越人類倫理，在非人的宇宙極端情境中，生存為唯一法則，必須發展出新的倫理觀才得以存活下來。正如德勒茲所述，前個體（無人稱）特異點進入單子，形成其基礎，吃人這個特異點也進入青銅時代號星艦文明的個體（單子）中，成為其生命基礎，並連結到超出個體界限的特異點序列，當此特異點出現時，本世界（星艦文明世界）被其離散特質影響，成了非人／後人類的世界。當法官指責星艦文明打破人類的道德底線，青銅時代號的副艦長洛文斯基答道：

> 當時有另外的道德底線。「青銅時代」號在末日戰役中超功率加速時，因為動力系統過載，艦上的生態循環系統斷電近兩個小時，系統因此造成嚴重損壞，恢復得很慢；冬眠系統也出現故障，……，當時如果沒有額外的補給，會有一半人餓死。即使沒有這種情況，

24 Deleuze, 71.

25 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頁 438。

26 同上註，頁 440。

27 Yang, “Science as an Approach,” 1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考慮到未來漫長的航程，把那麼多寶貴的蛋白質資源拋棄在太空中不加以利用，才是打破了道德底線。[28]

若從德勒茲所提出的特異點、單子與世界的相互關係著眼，可窺知青銅時代號艦員所構成的離散序列如何與本世界的可共容世界不相容。首先有三個可共容特異點元素：青銅時代號艦員成為第一批太空人類、他們住在太空裡、找食物。這三個元素屬於同一個可共容（compossible）世界。此刻，若再加入兩個特異點元素：不吃人、吃人，則原先的三個元素所構成的序列即開始產生歧異，青銅時代號艦員吃人所構成的世界與現實世界中的其他元素並不共容。[29]若我們謹守萊布尼茲所說的，由上帝嚴選最佳單一世界的「遊戲規則」，則此一吃人的動作將逸離本世界（延伸地球文明的星艦文明）的道德倫理規範。

另一個例子則為程心違背大宇宙歸零運動的動作序列。前文提及德勒茲修正了前定和諧（pre-established harmony）宇宙論，讓不共容世界的元素進入可共容世界，形成可能與外界產生交流的開口。我們可以使用這個「半開狀態」的描述來觀察小說中程心的動作序列。不過，程心其實頗為複雜，她與本世界形成既聚合又離散、既遵守又悖反的關係。程心繼羅輯之後，成為下一代執劍人，然而，一開始她卻以「愛的名義把世界推向深淵」：作為守衛地球的執劍人，「程心卻在所謂的『善良』與『和平主義』裡一次又一次摧毀了種族和文明，這裡面是否帶有劉慈欣對傳統文化的暗諷，我們不得而知」。[30]不過，筆者想先將重點放在其能動性與不共容世界的關係之探討。程心在劇情的推展中是有所改變的。首先，她用愛來回應宇宙威脅與浩劫，卻不幸毀了地球，可見其倫理觀已無法對應到被迫打破封閉狀態的世界，因此她失去能動性，被舊的道德倫理觀制約。然而，最後漂流在太空中過著後人類生活時，對於大宇宙歸還物質的要求，她面對整個宇宙能否重啟的命運，卻干犯天條，選擇了保留部分物質作為紀念，足見其仍保有部分能動性，不共容的元素——保留部分物質（生態球）——形成離散序列，並開放封閉的宇宙。

程心在 29 歲時，接下了執劍人的重要職責；然而，她心中的宇宙是個充滿愛的童話。當第一代執劍人羅輯將引力波宇宙廣播系統的開關交給了第二代執劍人程心，三體文明馬上啟動攻擊，摧毀了所有的引力波發射台與萬有引力號，

28 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頁 102。

29 Deleuze, *Fold*, 68-69.

30 黃帥，〈後發國家科幻小說現代性症候之魅：以《三體》為中心的考察〉，《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5 期（2014 年 9 月），頁 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球再也無法威脅三體文明。在羅輯堅守執劍人崗位 54 年後，三體人預測了程心的威懾指數只有 10%左右，三體代表質子對程心說：「在我們的人格分析系統中，你的威懾度在百分之十上下波動，像一條爬行的小蚯蚓；羅輯的威懾度曲線像一條兇猛的眼鏡蛇，在百分之九十高度波動」。[31]所以三體人選擇馬上攻擊，因為他們知道程心絕不會按下毀滅兩個世界的開關。對程心而言，她「從理智上當然明白，威懾平衡如果維持下去，美好的前景只屬於人類而不是三體世界，但在她的潛意識中，宇宙仍是童話，一個愛的童話。她最大的錯誤，就在於沒有真正站在敵人的立場上看問題」。[32]她仍相信推動宇宙演化的是愛的力量，她天真地以為地球與三體文明的交流與和平會繼續持續下去。然而，她的愛的決斷造成了地球威懾政權的徹底失敗，人類淪為三體人的奴隸。不過，我們必須了解到一個事實：人們選擇程心的懷柔政策，背棄羅輯的威嚇政策，正是因為他們的潛意識壓根認為三體人不會入侵；人們選擇了程心，也就選擇了他們的命運，這不是程心一個人的責任。

在廣播紀元八年時，地球文明有三條生存之路：掩體計畫、黑域計畫與光速飛船（曲率驅動飛船）。然而，光速飛船會留下航跡，暴露地球文明的所在座標，所以地球人決定禁止此計畫的執行。程心決定違背地球的命令，偷偷製造光速飛船，因為「只有在這個選擇中，人是大寫的」。[33]不過，程心後來又因軟弱而阻止負責研發與製造光速飛船的維德，並導致他被逮捕與處死，這使得能提供人類真正活路的光速飛船之研發被耽擱，人類因此無法逃離被二維化的地球與銀河系。當整個銀河系被二向箔二維化時，程心悲戚地想著：「她兩次處於僅次於上帝的位置上，卻兩次以愛的名義把世界推向深淵，而這一次已沒人能為她挽回」。[34]

在小宇宙中歷經千萬年更迭（一千八百多萬年）的程心面臨宇宙歸零者的回歸請求，她選擇違背大宇宙的要求，偷偷留下生態球。宇宙歸零者發起回歸運動，努力阻止小宇宙的製造，並呼籲宇宙居民將小宇宙的質量歸還給大宇宙：「回歸運動聲明：我們宇宙的總質量減少到臨界值以下，宇宙將由封閉轉變為開放，宇宙將在永恆的膨脹中死去，所有的生命和記憶都將死去。請歸還你們拿走的質量，只把記憶體送往新宇宙」。[35]

31 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頁 165。
32 同上註，頁 164。
33 同上註，頁 373。
34 同上註，頁 489。
35 同上註，頁 5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小宇宙的管理者智子建議程心與關一帆留在小宇宙（微型平行世界）中比較安全：「如果回歸運動成功了，大宇宙坍縮為奇點並發生新的創世大爆炸，你們就可以到新宇宙去；如果回歸運動失敗了，大宇宙死了，你們還可以在這裡度過一生」。[36]程心不願自私地留在小宇宙中，她決定要歸還小宇宙的質量，冒險回到大宇宙中。她遵從歸零者的建議歸還小宇宙質量的行為，與大宇宙的特異點序列形成聚合關係；但另一方面，她偷偷留下生態球的舉動卻與大宇宙的特異點序列形成離散關係，逸離大宇宙的生存原則。這樣干犯天條、可能毀滅宇宙的動作也顯示出作為後人類的漂流者，她不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棋子，也已經轉化為具備後人類能動性的游牧者；然而，要如何才能避免落入以人為主的人本主義？不再只以人的主體思維萬物？當程心面臨宇宙歸零者的要求時，我們似乎看到此可能性的展現，在小說最後結尾處，程心似乎試圖捐棄自我，形成與萬物的應接關係。因此，程心是具備現實與潛態的雙面體，既是具備能動性的個體，抑能進入前個體化的潛態狀態。

其內在特異點與本世界（此時是宇宙）的其他序列形成離散關係；亦即，她的決定與行動逸離本世界的常規與秩序，她不再封閉於原本的微型平行世界抑或整個宇宙的封閉圓圈中。正如德勒茲所言，單子無法像一個封閉圓圈般涵納全世界，而是隨離散序列的牽引形成如漩渦般擴散的形式。[37]她不再受困於封閉的世界中，相反地，她的潛在離散序列被現實化，形成一個能產生內在差異的事件。此時，宇宙的生與死似乎在瞬間成為她所創造出或反映出的獨特觀點，而她所遺留下的小宇宙生態球其實蘊含著宇宙浩劫下的一線生機：

> 小宇宙中只剩下漂流瓶和生態球。漂流瓶隱沒於黑暗裡，在一千米見方的宇宙中，只有生態球裡的小太陽發出一點光芒。在這個小小的生命世界中，幾隻清澈的水球在零重力環境中靜靜地飄浮著，有一條小魚從一隻水球中蹦出，躍入另一隻水球，輕盈地穿游於綠藻之間。在一小塊陸地上的草叢中，有一滴露珠從一片草葉上脫離，旋轉著飄起，向太空中折射出一縷晶瑩的陽光。[38]

在生態球的小小世界中，生命之流不斷映照與涵納彼此，小太陽、水球、小魚、綠藻、露珠與草葉間形成一種新的應接關係，此景象正諭示個體與萬物建構應

36 同上註，頁 551。

37 Deleuze, *Fold*, 157.

38 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頁 5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接關係的可能性。

宇宙可能塌縮也可能擴張，留下生態球可能是關鍵性的動作。當程心留下生態球時，關一帆知道其風險之大，他心想：「但願大宇宙能夠忽略這個誤差」。[39]從大宇宙的觀點視之，程心留下生態球的決定是一種關鍵性的逸離。她一方面歸還小宇宙，與大宇宙的歸零者形成聚合關係；另一方面卻逸離大宇宙的歸零要求，留下生態球，大宇宙可能因此而不斷向外擴散，無法重生。若宇宙最後仍能重啟，則表示她雖然先逸離本世界的秩序，但其實還是能與宇宙歸零者的序列形成聚合關係，這是一種建設性的逸離；若宇宙終將無法塌縮重啟，並陷入無限擴張與死寂，則她的決斷即是一種破壞性的逸離，人與宇宙都面臨一場攸關生死的博奕。羅輯與程心都逸離本世界的道德與倫理規範，甚至背離宇宙的規則，將封閉世界打開，使其開放出新的可能性。他們勇敢地接受上帝所擲下的骰子；然而，他們是否能成為優秀的玩家？

三、尼采擲骰論

當人類逸離本世界，面對永恆回歸的命運，成為後人類時，如何在面對末日的絕境與毀滅的必然時，仍能保持希望，具備能動性？尼采的擲骰論似乎提供我們可能的方向，透過此視角，將《三體》放在哲學的背景中探討，我們看到《三體》中的羅輯與程心展演如何逸離本世界，不落入同一的回歸與重複，而能肯定差異與生成。

德勒茲在《尼采與哲學》一書中引用尼采的擲骰論來開展他的生成哲學。尼采擲骰的遊戲包含兩個時刻：骰子擲出的時刻與骰子回落的時刻。骰子一丟出，組合的數字其實有限，所以每次擲骰，必然會重複某一組合。「因此，不是大量的擲骰才導致組合的重複，而是有限的組合數目引發骰子的重複」。[40]當骰子擲出時，偶然性被肯定；而當骰子回落時，則落入必然性。然而，落下後所顯示的數字組合不僅肯定必然性，也因為機會落入能重燃其活力的火種而肯定了偶然性。對尼采而言，火是一個重要的意象，尼采將大地視為上帝之桌，當祂擲骰時，大地為之震動並竄出火流。[41]尼采沿用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機會之火（萬物流變之火）的概念，生命對赫拉克利特而言，是一場火的自我生成遊

39 同上註。

40 Gilles Deleuze,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 Hugh Tomlin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25.

41 Friedrich W.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A Book for All and None*,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5), 1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戲。

尼采認為「因為每個組合影響同一序列組合的整個結果，那麼這就證明有一個絕對等同的序列在不斷循環」，世界就在這無限的循環中生生滅滅。[42]當擲出的骰子數字組合重複序列的循環時，即是對永恆回歸的肯定，對必然性的肯定；另一方面，這數字組合又會像蝴蝶效應般影響之後的序列與循環，是以，也理所當然開放了某些可能性與偶然性。骰子的投擲與回落正結合了偶然性與必然性，展示了永恆回歸的精神。尼采認為回落的骰子是「燦爛的星群」，而「與其認為星群的構成是投擲骰子的結果，毋寧說是逾越界限或進入另一個世界的結果」。[43]擲骰超越界線與因果關係，使得不可共容的因素進入可共容的世界，逸離本世界的倫理。雖然，擲骰終會回落，群星的命運也就此底定；然而，逾越界線後開啟平行宇宙的異世界元素或許會帶來更多新的可能性。德勒茲在《尼采與哲學》一書中引用尼采的擲骰論與永恆回歸的理論來演繹其生成哲學，骰子的永恆回歸絕不是同一的回歸與重複，而是對差異與生成的肯定。

前文曾提及小說中的人類命運本來已由宇宙定律決定其發展，宇宙本就會進入從大霹靂到大崩墜的生生滅滅進程，宇宙命運早已底定。然而，之後的擲骰似乎又影響了毀滅的進程與方式。例如，當葉文潔一干預人類命運，決定召喚三體文明前來時，地球毀滅的命運更加確定；但羅輯的動作逸離人類道德，用暴露其銀河系座標之極端手段恫嚇三體文明，使其不敢前來攻擊的策略，似乎又影響了命定之數。究竟擲骰是像巴迪烏（Alain Badiou）對德勒茲的批評般，是對同一的重複，命運似乎在第一次擲骰時就已底定，之後的所有投擲，都只能重複先前的命數；抑或是貼近德勒茲所主張的擲骰論？筆者傾向認同後者，對德勒茲／尼采而言，優秀的玩家能從命定的數字組合中讀出永恆回歸的每一次微妙差異，而非同一的重複，從中找到機會與潛態力量。

瑞伊・布雷西耶爾（Ray Brassier）指出巴迪烏「在三個基本特徵方面描述了德勒茲的擲骰：它是獨特的；這是對整體機會的肯定；並且它是在每個不同結果中重複出現的相同骰子投擲」。[44]這樣看來，擲骰似乎是對同一的重複，命運似乎在第一次擲骰時就已底定。之後不論多少次的投擲，都不過是重複先前的命數。巴迪烏批評德勒茲的擲骰其實早就預定了宇宙的規則與運轉。他指出：「若所有個別的投擲都在潛態的層次彼此涵納並被涵納於一個包含一切的單一

42 Friedrich W.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549.

43 Deleuze,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33.

44 Ray Brassier, "Stellar Void or Cosmic Animal? Badiou and Deleuze on the Dice-Throw," *Pli* 10 (2000): 2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投擲，那麼德勒茲豈不是在單義多元論（univocal plurality）的幌子下重新引入了單一整體（monistic totality）？」。[45]

筆者認為，德勒茲《柏格森主義》一書中所闡述的綿延之流（duration）的概念正好得以用來反駁巴迪烏對自己的批評。德勒茲將生命比擬做流／記憶／時間，[46]若將擲骰比喻為流，也就是流／記憶／生命／時間，則在整體的生命綿延之流下有無數的流相互涵納，正如德勒茲那一次性的、永恆回歸式的擲骰下其實包含無數次的擲骰。德勒茲曾提出流應該是「多（multiplicity）」，卻又在之後提出流應該是「一（One）」，[47]許多評論家批評德勒茲對此一概念的搖擺不定。但事實上，德勒茲認為流作為「多」與「一」並不相互牴觸，而是一種緊縮與擴張的交互運動（contraction and expansion），一將所有的流涵納於內，而所有的流又相互滲透共構成一個宇宙之流。[48]布雷西耶爾更提到擲骰的單義性與多樣性的並存，「德勒茲必須堅持擲骰所確認的機會不是其自身的概率或不可能性，而是所有可能的結果同時發生的機會。當所有結果在潛態的層次中被涵納、涵納、被捲入和捲入時，單義性也同時被肯定，骰子投擲必須構成對絕對不大可能性的肯定。」。[49]所以，德勒茲的單一投擲不僅是一種對多與一的同時肯定（在一當中包含無數同時可能與不大可能發生的結果），更是對不可共容於原世界的離散序列與特異點之肯定。因此，擲骰不僅產生聚合序列，也產生離散序列的歧異。

這不只包含主體域內的可能狀況，也將不可共容的整體包含在內；然而，要將不可共容的元素納進來，主體將被打開。布雷西耶爾指出：「在每次單獨投擲中永恆回返的是那唯一的投擲，其中機會被肯定為不可共容的整體。當然，肯定不可共容的整體機會就等同於犧牲掉個體的主體性」。[50]所以擲骰子並非一種重視主體形塑的英雄式行為，而是一種納入骰子回落瞬間而形成重複與差異的過程。[51]德勒茲比較兩種玩家：「糟糕的玩家依靠重複的投擲來等待特定組合的回返。優秀的玩家在命運滾出的數字中獲得擲骰子的重複。這是德勒茲關於

45 Brassier, “Stellar Void,” 204.

46 Gilles Deleuze, *Bergsonism*,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77.

47 Deleuze, *Bergsonism*, 76.

48 Ibid, 79.

49 Brassier, “Stellar Void,” 202.

50 Ibid.

51 Daniel W. Conway, “Tumbling Dice: Gilles Deleuze and the Economy of Répétition,” in *Deleuze and Philosophy: The Difference Engineer*, ed. Keith Ansell-Pearson (London: Routledge, 1997), 77-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差異重複的定義：這是不同於同一性的重複，不是根據先前存在的規則進行解釋和評估的重複；而是重複創造性地選擇與讀取每次回返的差異，並且創造規則來說明和評估它」。[52]糟糕的玩家硬要特定的數字組合，而優秀的玩家則能擺脫同一的重複，在有限的架構下尋求肯定偶然性與微差異。

將《三體》放在德勒茲援用的尼采擲骰論的背景中探討，我們得以看見《三體》中的後人類面對末世的絕境，如何做出突破人類限制的行動，同時也符合倫理創造的要件。[53]真正改變宇宙命運並能延續人類生存的關鍵點是人類面對浩劫時，產生離散序列、逸離本世界，並接受上帝擲下骰子的動作，進入上帝之擲的差異流變中。這是一種面對極端情境的倫理動作，並不能用一般情境下權力平衡、行為正確的傳統道德來評斷，這樣的決斷「遠遠超出了人類社會的道德和價值觀底線」。[54]劉慈欣描繪程心等人如何逸離人類倫理觀，並從情境中提煉出一種能因應宇宙浩劫的新後人類宇宙倫理觀，是其敘事中意義最深刻的部分。以下將解釋不同角色面對上帝之擲的因應之道。

葉文潔因當年父親慘死於文革中而仇視人類，她又遭人陷害入獄，對人性失望透頂，當命運之骰被擲下時，她有機會在紅岸基地使用高科技儀器，偶然間，她發現了三體文明，遂趁機召喚了三體人入侵地球，即使三體文明的監聽員好意警告她不要回應，她仍一意孤行。[55]葉文潔並非能擺脫同一的重複的優

52 Liron Mor, “Nihilism and Repetition: Dahlia Ravikovitch’s Reiterations as Critique,” in *The Politics of Nihilism: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Contemporary Israel*, eds. Roy Ben-Shai and Lebovic Nitzan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164.

53 擁有三顆太陽的三體文明與永恆回歸的關係可從《三體》中的數學家衛成在夢中所描繪的三球運動看出，這也顯示出人類企求捕捉永恆回歸景像的渴望：「我又引入了第三個球體，情況發生了令我震驚的變化。前面說過，任何圖形在我的意識深處都是數字化的，前面的無球、一球和二球宇宙表現為一條或寥寥幾條描述它的方程，像幾片晚秋的落葉。但這第三個球體是點上了『空』之睛的龍，三球宇宙一下子變得複雜起來，三個被賦予了初始運動的球體在太空中進行著複雜的、似乎永不重複的運動，描述方程如暴雨般湧現，無休無止。我就這樣進入夢鄉，三球在夢中一直舞蹈著，無規律的永不重複的舞蹈。但在我的意識深處，這舞蹈是有節奏的，只是重複的週期無限長而已，這讓我著迷，我要描述出這個週期的一部分或全部」，見劉慈欣，《三體》，頁 146。

54 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頁 114。

55 劉慈欣在他的小說中創造了彈星者的形象，蘊藏著理想主義，例如：葉文潔與羅輯，他們是透過「彈撥自己的星球尋覓其他生物，貿然進入宇宙間殘酷的生存鬥爭的『低等』智慧生物」，見宋明煒，〈彈星者與面壁者——劉慈欣的科幻世界〉，《上海文化》第 3 期（2011 年 5 月），頁 23-24。這也是他的自我（創造者）形象。當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資料庫

秀玩家，她無法創造性地選擇與讀取每次回返的差異，而是跟隨宇宙生滅的軌跡，進入同一的重複。宇宙本會進入生生滅滅的循環，葉文潔的干預不過是代表遊戲中的另一次骰子組合結果。這正如巴迪烏所說，命運似乎在第一次擲骰時就已底定，之後無論多少次的投擲都不過是重複先前的命數罷了。[56]

然而，在《三體》中，羅輯恫嚇三體文明的策略是在危難下，面對命運之骰的一次重要干預，羅輯從宇宙社會學中的黑暗森林法則（以及猜疑鏈與技術爆炸）領悟出對付三體文明的方法——即是威脅三體文明撤退，若不從則暴露其宇宙座標，然後引來高等文明的獵手攻擊，同時消滅自我與異己，同歸於盡。羅輯的行動已擾動整個宇宙的生命之流，形成如布雷西耶爾所述與原本特異點歧異的離散序列。這次的動作更進一步催化了一系列其他的「歧異點」，例如：青銅時代號上的後人類為了存活而吃人的事件，以及維德不顧人類的集體共識，抗命偷偷製造「空間曲率驅動」飛船的事件。這些事件逐漸催生出一個全新的宇宙倫理觀。不過，他似乎仍是重複人類原本的冷戰規則與思維，並未能創造出真正的新規則。

羅輯因應末日創造恐怖平衡的新局，而這樣的行動與恐怖攻擊或美蘇冷戰時期的相互保證毀滅有何不同？確實，羅輯面對的不是強權或勢均力敵的對手，而是在科技上完全超越地球的三體文明，三體科技的領先鎖死了人類發展文明與對抗其強勢入侵的能力。這是一場陷入完全癱瘓、毫無招架能力的敗局，唯一的生路是將兩個文明的存滅綁在一個恐怖平衡的框架下，亦即若三體文明不退讓，羅輯將義無反顧地將兩者的座標暴露在黑暗森林中眾多的獵手面前，這等於是以整個文明的存亡作為籌碼。人類不再是三體文明口中的蟲子，即使是，也正如小說中史強警官所指出的，是保有能動性、能毀天滅地的蟲群。雖然羅輯所做的行為某種程度上仍受限於地球的冷戰思維；然而，他的干預的確開放了某些可能性。

他透過宇宙博奕學為人類爭取了一些因應的時間。當羅輯成立黑暗森林威懾系統時，人們開始思考此系統並建立了一門學問，名為「威懾博弈學」：「構成威懾的主要元素有：威懾者和被威懾者，在黑暗森林威懾中分別是人類和三

類遭遇三體人時發現，「『三體人』完全符合齊澤克意義上的『怪物』，因為我們已經存在著『文明』——有文明才可能有怪物」。因此，正如齊澤克所言，我們從人類世被推向怪物世（觸生世）。見吳冠軍，〈話語政治與怪物政治——透過大眾文化重思政治哲學〉，《探索與爭鳴》第 3 期（2011 年 3 月），頁 60。

56 葉文潔的干預並非像上帝的命運之擲，真正的第一次擲骰應是決定宇宙大霹靂（Big Bang）與大崩墜（Big Crunch）等創生與毀滅的命運之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點閱

體世界；威懾操作，發射三體世界座標導致兩個世界毀滅；威懾控制者，掌握發射開關的人或組織；威懾目標，三體世界放棄侵略並向人類世界傳播技術」。這個計畫最恐怖的地方在於終極威懾的實現——那是以「威懾者和被威懾者同歸於盡為後果進行的威懾」。[57]宋明煒指出面壁者在危機產生時，有道德的存在被捲入零道德的生存競爭之中，面壁者不得不屈服於來自外部的遊戲規則，[58]其中唯有羅輯因洞悉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則而懂得利用博奕中無窮無盡的猜疑鏈，將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做法當作博弈的籌碼。雖然他無法改變地球與宇宙最終滅亡的命運，他卻似乎能開放出某些可能性。

擲骰時，當骰子未落地、數字未定時，這是機會施展力量之際；當數字已定時，似乎進入到必然（Necessity）。然而，德勒茲認為即使數字已定，仍有其潛態力量，他提到：「當骰子數字落地時，機會重新回到能重燃機會火種的火中，這是因為數字是一種存有、統一和必然，但此統一確認了多樣性」。[59]尼采引用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火之概念來象徵世界的多樣性，「火的自我遊戲」是宇宙萬物生成的動力與存在的方式，燃燒與熄滅正象徵不斷毀滅與重生的宇宙。「從毀壞一切的世界大火中，不斷有另一個世界重新產生」。[60]這不是日神阿波羅的世界觀，而是酒神戴歐尼修斯（Dionysus）的宇宙觀。骰子擲出時正如碎片隨機散布於天，當落地時雖然能一統碎片，卻也讓火的機器、火的遊戲攪動其生命，使其如燦爛的群星，肯定蘊藏於己的渾沌。[61]

骰子落地時的命定數字決定了其單義性與必然性，而此單義性肯定了多樣性（偶然性）。這是一種同時肯定多與一的策略。骰子落地正如新的生命綿延之流注入一個整體的宇宙綿延之流，其中無數的綿延之流相互浸透與影響，改變了整個宇宙的命運，例如：當葉文潔干預時，地球就已注定滅絕，這個必然性卻讓機會重回火中，攪動人類的命運。羅輯面壁人與執劍者的威懾政治、程心的逃離與雲天明的犧牲、章北海的星艦文明與維德的背叛都有其意義，他們逸離本世界的軌跡，都讓機會重新回到能重燃機會火種的火中，讓多樣性與偶然性得以被釋出，這無疑改變了地球文明的發展與宇宙的命運。具體而言，三體的文藝復興、雲天明的童話故事與地球星艦文明的刺激使得雙方產生技術上的

57 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頁 114。

58 宋明煒，〈彈星者與面壁者——劉慈欣的科幻世界〉，《上海文化》第 3 期（2011 年 5 月），頁 23-24。

59 Deleuze,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29.

60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著，周國平譯，《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頁 78。

61 Deleuze,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爆炸，宇宙文明的軌跡已悄然被改變。小說的最後，宇宙面臨大崩墜時所留下的微型機器記載下這一切。雖然宇宙滅亡與重生的永恆回歸亙古不變，亦即規則的大方向不變，然而序列組合的排列與形式卻從此產生歧異。

在《三體》系列中，骰子數字組合的循環序列可比擬為地球、三體文明與宇宙的命運。例如：因為宇宙從高維的田園時代進入到低維時代的循環是不間斷的，所以宇宙的滅亡實為命定之數，此即宇宙毀滅與重生的永恆回歸。[62]正如尼采所述，當擲出的骰子數字組合重複序列的循環時，即是對永恆回歸與必然性的肯定；然而，這數字組合又會像蝴蝶效應般影響之後的序列與循環，是以也理所當然開放了某些可能性與偶然性。因此，即使命運在第一次擲骰時儼然已被命定，但羅輯、程心與雲天明等人的干預的確帶來不同程度的差異的回歸，雖仍不脫永恆的回歸之必然模式，但是重點在於瞬間所產生出新的偶然性與其所催生出的不同的滅亡進程與方式。例如：雖然羅輯不是尼采所謂的能創造新規則的優秀玩家，但他的恫嚇手段讓地球文明得以存續與發展，而三體世界則因為其座標被地球公佈而先遭毀滅；又如歌者文明在宇宙毀滅前先用二向箔毀掉整個銀河系；以及藍色空間號等軍艦的叛逃，雖然最後仍無法逃脫宇宙大崩墜的滅絕命運；不過，卻為人類留下活口，使其得以延續其文明。人類文明真實地因為羅輯等人的干預行動而產生出歧異的離散序列，封閉的世界被打開，形成一個相對開放的、能涵納偶然性的宇宙。

更重要的是，面臨滅絕是程心無法改變的骰子數字組合，這是一種永恆回歸的必然性，她並沒有像糟糕的玩家般堅持等到自己要的數字組合才罷休，而是從重複的數字中找到機會與潛能，重新詮釋這場生成差異的遊戲，在宇宙末日時，決定留下生態球。雖然宇宙滅絕已被命定，人類在某種程度下仍具備能動性。葉文潔看似是鎖死人類命運或加速人類滅亡的第一位干預者；然而，她無意中對羅輯的啟蒙，使得他得以成為新的干預者、面壁者與執劍人，成為拯救地球文明於毀滅中的救世主與怪物；而羅輯又接連催生了其他的歧異，這是一連串的連鎖效應（蝴蝶效應）。亦即，葉文潔干預後所帶來的滅絕命運雖已限定未來的某些走向，使其成為必然，卻也開放了某些角落，不確定的未來可在偶然的火種中尋得。她所催生的微差異並不是在無限的架構下發展，而是在限定的架構下往前推進命運的齒輪。

羅輯不因為被封死某些可能性而絕望，相反地，他從這個命定的數字組合

62 宋明煒指出當宇宙進入高維時代時，難免又再次被降維，進入低維的黑暗森林之狀態。見宋明煒，〈彈星者與面壁者——劉慈欣的科幻世界〉，《上海文化》第 3 期（2011 年 5 月），頁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看到宇宙永恆回歸的潛態力量，他讀出命運給予的機會。雖然無法幫助人類逃脫滅絕的命運，但他所創造的威懾政權與同歸於盡的恫嚇手段為人類爭取了一些時間以謀得出路。雖然他不是尼采所定義的優秀玩家，但就德勒茲對柏格森的流（duration）的轉用例子來看，我們看到這些各自歧異卻又彼此涵納的生命之流共構成一股宇宙之流，在潛態的層次中不斷現實化生命之流；兩者的關係就像那第一次的擲骰與往後無數次的擲骰的相互關係。雖然宇宙的命運在那第一次的上帝之擲中就已底定，但生命中每一刻的決斷似乎都能相互涵納與影響，產生微差異與微創生。

眾人的干預與擲骰的永恆回歸將機會的火種點燃，擾動了命運之流，例如：章北海的星艦文明為人類留下種子，不致被滅絕。雲天明也將機會的火種點燃，透過犧牲自己並透露三體科技的行為拯救了地球居民。他暗戀程心已久，當他病危時，程心求他捐出自己的大腦，隨三體艦隊的探測器上太空，最後被三體人攔截，加上義體，他便能行動自如地跟三體人一起生活，更偷偷學習了三體文明與科技。當地球面臨絕境時，在三體的監控下，雲天明與程心會談，他透過三個童話故事洩漏三體科技，這三個童話故事分別透露出黑域計畫與光速飛船計畫。[63]然而，當人類發現「空間曲率驅動」將會影響宇宙運轉時，下令禁止光速飛船（「空間曲率驅動」飛船）的製造。此時，維德表現了普羅米修斯式的盜火者精神：如果沒有維德抗命偷偷製造飛船，在「歌者文明」對太陽系發動「降維攻擊」，將宇宙的三維空間壓縮成二維時，程心與艾 AA 就無法乘坐飛船逃離被二維化的銀河系。最後，光速飛船拯救了程心與艾 AA，讓人類不致全數滅絕。

在小說中，三體文明介入人類文明，迫使人類改變，羅輯等人逸離常軌的行動使擲骰行動系列複雜化，現實化潛在序列，擾動現實化世界的生存情境與倫理觀。因為羅輯的干預，使得兩個文明能真正產生交流與互惠，而非強盛的三體文明控制著地球文明。例如：三體文明因為熱愛地球文明，大量模仿人類的文化藝術，產生了文化反射的現象，當他們創造了大量的詩歌與藝術作品時，更產生其自身的文藝復興，連帶刺激其科技發展，產生技術爆炸；人類世界也因為三體世界的技術輸出與輔導而產生技術爆炸。在新的人類與三體世界共存的秩序下，人類與三體人並不一定會互相毀滅，而是進入一種全新的互動模式。宇宙秩序因為注入原本不可共容的新元素而不再僵化，充滿無限的可能性與差異性。

63 唯恐三體文明發現，雲天明將情報隱藏在三個童話中，包括《王國的新畫師》、《饕餮海》和《深水王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而，羅輯等人都還不是能創造性地解讀擲骰結果並創造新規則與秩序的優秀玩家。小說結尾時，程心的決斷才讓我們真正看到優秀玩家的身影。羅輯以讓人類與三體文明同歸於盡的手段求取生存，是以毀滅整個銀河系為籌碼，雖然這個極端的手段看似違背了人類求取生存的宇宙終極規則，而他所架設的其中一個引力發射塔（一艘名為萬有引力號的恆星船）也真的於最後發射了三體星球座標，導致整個銀河系的滅亡；但他仍是受限於人類冷戰思維，遵從人類自保的本能。相反地，程心在末日將臨時，跨騎在人類世界與宇宙之間，宇宙的歸零原則是需讓一切生命接受大霹靂的死亡後重啟，這是逸離人類倫理的決定。她跨騎在兩個世界間，既不完全遵循地球文明，也不完全遵循宇宙歸零者的宇宙重啟計劃。一方面，她歸還所有物質的動作代表著不以人類存續為依歸，這讓不可共容的元素進入地球文明的思維。另一方面，她留下生態球的動作則代表著不遵循宇宙物質總量保持不變的規則，這又讓不可共容的元素進入宇宙即將歸零的新世界。跨騎在兩個世界的她逸離了兩個世界的倫理，成為一個漂流者，一個游牧者。更有趣的是，她所居住的微型小宇宙其實是雲天明贈送給她的棲身之所，這其實是三體文明的產物，而且守護程心與關一帆的智子也是三體文明的一部分。她究竟隸屬於地球文明、三體文明，還是宇宙文明？最後，她留下生態球的動作或許預示著她願意捐棄自我，進而與萬物建構新的應接關係。使她成為具備現實與潛態的雙面體，既是具備能動性的個體，抑能進入前個體化的潛態狀態。

程心逸離本世界的道德與倫理規範，甚至背離宇宙的物質總量守恆與歸零規則，打開封閉世界，使其開放出新的可能性。她勇敢地接受上帝所擲下的骰子，成為優秀的玩家；她的回應似乎能真正帶出偶然性，因為她某種意義上影響了宇宙是否能重啟。

五、結論

透過以《三體》為例，我們看到人類如何因應末世的絕境，一方面產生能動性，另一方面則進入與萬物的應接關係。雖然小說一開始預示人類受宇宙規則與技術的制約，成為失能的物種；然而，在與三體人及其他的物種的互動中，人類似乎不再只是技術的副產品，而是在極端災難的情境下也能學會改變生存模式以因應絕境的後人類。羅輯與程心都逸離本世界的規則，產生了離散序列。羅輯違背了人類求生的大原則，選擇若三體文明不妥協就同歸於盡的恫嚇手段，不過，他仍受限於人類世界的冷戰思維；而程心最後決定不歸還所有質量並留下生態球的決定，預示了後人類的能動性，擾動了宇宙質量不變的定律，似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

成為能制定新規則並產生微差異的優秀玩家。將《三體》放在德勒茲的單子論與擲骰論的脈絡下思考，透過程心逸離宇宙的封閉圓圈的例子，我們得以探見逸離本世界，進入上帝之擲的無盡差異中，擺脫同一的重複，迎向差異生成的可能性。她隨離散序列牽引，現實化潛在離散序列，形成一樁樁能產生內在差異的事件，這預示著人類正在向前演化成非人／後人類：人類似乎能因應末世的絕境，逸離原本的和諧世界，打開封閉狀態，並在新情境當中接受骰子擲下後的組合結果，成為優秀的玩家，將恐懼與絕望轉化為潛能與能動性，啟動一種嶄新的宇宙倫理觀。而程心也比羅輯更接近擲骰後的前個體狀態，她留下生態球的舉動預示她似乎想形成一種與萬物的應接或組裝關係。正如巴拉德所指出的內造行動說，所有有機與無機的身體皆透過世界的重複內造運動（應接性）生成物質：她指出，「能動性是關於內造運動，亦即，能動性（agency）是一種搬演，而不是某人或某物所具有的東西」。[64]此種搬演行動揭示萬物的應接性生成運動。她所謂的能動性（agency）並非指向封閉的主體或觀察者，而是與萬物既分離又相連、永遠處於中間狀態的勢能或潛態力量，[65]而這正呼應德勒茲所提出的潛態的、前個體的狀態，並非一個固定的主體作為觀察者影響互動過程，而是不同的綿延之流間相互纏繞與生成。不是英雄式的主體展現，而是如布雷西耶爾所指出，擲骰「肯定不可共容的整體機會就等同於犧牲掉個體的主體性」。[66]所以擲骰並非一種重視主體形塑的英雄式行為，而是一種納入骰子回落瞬間而形成重複與差異的過程。[67]優秀的玩家則能擺脫同一的重複，在某種程度下捐棄主體，在有限的架構下尋求肯定偶然性與微差異。

本文認為劉慈欣的異世界設定將能幫助我們重新思考人類在宇宙中的存續與定位，以《三體》為例，循歐陸哲學的路徑探討後人類如何面對宇宙浩劫，啟動一種超越人類道德的新宇宙倫理觀，也能幫助當代地球居民反思人類在生態危機的威脅下如何自我定位，並與環境形成新的組裝關係。小說的解讀指向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當帶有文革印記的劉慈欣三體異世界設定與長期思考當代科技情境的德勒茲理論產生碰撞，是否能產生一種可供世人參照的新的思維座標與倫理觀？抑或只是落入強國主義的想像？劉慈欣被批評為描繪強國主義

64 Barad,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823, 826-27.

65 吳怡瑱，〈傳記之前設敘述的可能：以 Will Brooker 的「如同 David Bowie 般活著」之計畫為例探討「實作即研究」（Practice as Research）的概念〉，趙玉玲主編，《跨界對談 12：表演藝術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2018），頁 46-47。

66 Brassier, “Stellar Void,” 202.

67 Conway, “Tumbling Dice,” 77-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強國想像、英雄主義與科學至上論，運用德勒茲的理論之貢獻或許在於幫助我們看見個體如何一方面具備能動性，能被現實化為具有行動力的主體；另一方面仍能不落入人本主義，進入潛態的、前個體的狀態，放下主體的視角，形成與萬物的應接關係。當面對宇宙中永恆 回歸的滅絕命運時，個體似乎能不再以自身立場為基準點，不僅具有能動性，更能形成與萬物間潛態的、應接的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著，周國平譯，《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宋明煒，〈彈星者與面壁者——劉慈欣的科幻世界〉，《上海文化》第 3 期，2011 年 5 月，頁 17-30。

———著，王振譯，〈1989 年以後：中國科幻新浪潮的烏托邦變奏〉，《中國現代文學》第 30 期，2016 年 12 月，頁 61-78。

吳怡瑱，〈傳記之前設敘述的可能：以 Will Brooker 的「如同 David Bowie 般活著」之計畫為例探討「實作即研究」（Practice as Research）的概念〉，趙玉玲主編，《跨界對談 12：表演藝術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18，頁 39-62。

吳冠軍，〈話語政治與怪物政治——透過大眾文化重思政治哲學〉，《探索與爭鳴》第 3 期，2011 年 3 月，頁 51-65。

曾軍，〈《三體》的「Singularities」或科幻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邏輯〉，《文藝理論研究》第 1 期，2016 年 1 月，頁 84-93。

黃帥，〈後發國家科幻小說現代性症候之魅：以《三體》為中心的考察〉，《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5 期，2014 年 9 月，頁 64-69。

廖朝陽，〈《你的名字》：雲端因果與內造行動〉，《臺灣人文學社通訊》第 9 期，2017 年 7 月，頁 4-9。

劉慈欣，《三體》，重慶：重慶出版社，2012。

———，《三體Ⅱ：黑暗森林》，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

———，《三體Ⅲ：死神永生》，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

嚴鋒，〈光榮與夢想〉，劉慈欣，《流浪地球：劉慈欣獲獎作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

蘇秋華，〈從日常生活到可程式性：以十九世紀魔術舞台探討斯蒂格勒理論之後人類潛能〉，《英美文學評論》第 18 期，2011 年 6 月，頁 33-69。

Barad, Karen.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Matter Comes to Matter.”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8, no. 3 (2003): 801-31.

Brassier, Ray. “Stellar Void or Cosmic Animal? Badiou and Deleuze on t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ice-Throw." *Pli* 10 (2000): 200-16.

Conway, Daniel W. "Tumbling Dice: Gilles Deleuze and the Economy of Répétition." In *Deleuze and Philosophy: The Difference Engineer*, edited by Keith Ansell-Pearson, 73-92. London: Routledge, 1997.

Deleuze, Gilles.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Hugh Tomlin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Translated by Tom Conle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 *Bergsonism*. Translated by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Meillassoux, Quentin.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 Translated by Ray Brassier. London: Continuum, 2008.

Mor, Liron. "Nihilism and Repetition: Dahlia Ravikovitch's Reiterations as Critique." In *The Politics of Nihilism: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Contemporary Israel*, edited by Roy Ben-Shai and Lebovic Nitzan, 151-76.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Nietzsche, Friedrich W. *The Will to Power*.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 *Thus Spoke Zarathustra: A Book for All and None*.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5.

Stiegler, Bernard.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Yang, Nai-nu. "Science as an Approach to World Literature: Hard Science Fiction and Post-Apocalyptic Dystopia in Cixin Liu's *Remembrance of Earth's Past* Trilogy." *Fiction and Drama* 27, no. 2 (2018): 81-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Posthuman Throw of the Dice in Cixin Liu's *Three-Body Problem*

Cheng, Ju-yu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read Liu Cixin's science-fiction trilogy, *The Three-Body Problem*, to inquire whether humans are just by-products of technology in a cosmic catastrophe, whether, contrarily, human beings can ponder a posthuman overcoming of human morality when being in space makes them no longer human. In the trilogy, cosmological sociology teaches survival, expansion and mass conservation as necessary laws. But Luo Ji and Cheng Xin, facing desperate situations, make decisions that seem to subvert such laws. This means that human beings are evolving into nonhumans or posthumans, escaping from their established harmonious world, as if throwing the dice to evolve a new cosmic ethics. The dice throw is a metaphor from Nietzsche, elaborated by Deleuze to refer to the power to world: to move beyond the dogmatic image of thought formed by the morality of the old world and to tap into the movement of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otentialities of diverging series.

This article explicates Deleuze's appropriation of Leibniz's monadology and of Nietzsche's metaphor of the dice throw to explore how posthumans may respond to catastrophe in ways that resonate with their potentialities, restore their agencies, and form a performativ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beings. Such a reading will allow us to see that the *Three-Body Problem* trilogy points to the possibility to develop a new cosmic ethical outlook that supersedes human morality.

Keywords: Liu Cix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Deleuze, Monadology, Dice throw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 Email: catherine661012@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